



喻园 语言文学论丛

文本的秘密



王毅●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喻

园

语

言

文

学

论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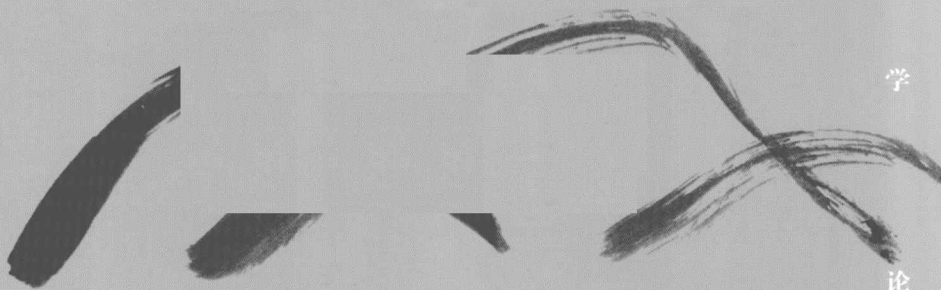
文本的秘密

王毅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的秘密/王 毅 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12 月

ISBN 978-7-5609-5226-0

I. 文… II. 王…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991 号

文本的秘密

王 毅 著

责任编辑:刘 亭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张 琳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200 000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80 元

ISBN 978-7-5609-5226-0/I·135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宁静遨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行诸文字,“成一家之言”。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新见屡现,自成体系,有裨学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丛书出版，只是起点，回顾留存，意启后来，寻幽探胜，学无止境。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以及编审室诸位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881)	……	……
(408)	……	……
(515)	……	……
(535)	……	……
(585)	……	……
(585)	……	……
(585)	……	……

细读穆旦《诗八首》……………	(1)
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	
——细读伊沙《张常氏,你的保姆》……………	(23)
一首写给两个人的情诗	
——解读伊沙《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	(35)
苏词的轻与重	
——细说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	(42)
方音,或者没有声音的河流	
——读解何其芳的《河》……………	(54)
公开的秘密	
——论冯至《十四行集》……………	(56)
“山峡”内外:一个左翼作家的行走、书写与笔名……………	(90)
神·人·畜的三位一体:体面和(或)不体面的生存	
——论库切的小说《耻》……………	(122)
故事与意义:一无所获的捕捉	
——对沈从文《猎人故事》的解构阅读……………	(141)
三姑娘:制作的美丽	
——重读冯文炳(废名)《竹林的故事》……………	(157)
历史·生命·道德规约	
——读王良和小说《鱼咒》……………	(172)

——刘以鬯《酒徒》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之比较…………… (188)

《功夫熊猫》中的“功夫”：一种后哲学文化的读解…………… (204)

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命名与言说…………… (212)

作为动词的全球化：时态、语态和心态…………… (224)

“人民”的迷思：处于想象中的新诗读者…………… (233)

后记…………… (247)

细读穆旦《诗八首》

《诗八首》作为被突然推到所有现代新诗人最前列的穆旦的代表作，我希望通过以下的读解能让我们看到，它的确是中国新诗中最优秀的组诗之一。如果说《诗八首》标画了现代中国新诗的一个高度，大概不算过分。穆旦被推出的方式也许显得有些“突然”，但这种推出离艺术事实至少并未偏差太远。

我们已经知道，穆旦诗歌的生成法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在西南联大时他的英籍教师威廉·燕卜苏，得益于燕卜苏在课堂上长达两年对诗歌语言的精细分析。作为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燕卜苏事实上有形无形中“规定”着他的中国学生穆旦的诗歌创作。换句话说，创作一首诗，若想达到新批评派所认可的好诗的程度，穆旦的作品必须经得住细读法则的挑战。既然如此，就不妨以这种方式大致还原穆旦的《诗八首》，看看我们能得到些什么。

此组诗由八首构成，下面依次阅读。

(一)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这是组诗的第一章，它高度浓缩，具有“总论”性质，是组诗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地，可以成为单独的一首诗，以后各首均可在此找到源头。在这一章中，诗人紧扣住“火灾”二字蔓延开去。在前四行，“火”的性质并不明朗，而后四行中则用“爱”、“姑娘”一类字眼进行暗示，表明它是爱情之火。爱情之火的燃烧，从生理（自然）的角度看，不过是自然蜕变的程序之一。告别对性爱、爱情懵懂无知的童年少年时期，步入成熟的青年时代，所以“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这里的“年代”指人的年龄阶段，或者说年龄。穆旦之所以用“年代”而不用“年龄”，一方面因为“年代”与前面的“火灾”押韵；另一方面则是“年代”较之“年龄”在这里更有一种特别的含混效果。

“火”之为“灾”奠定了这一章并进而组诗的悲剧性调子。其灾首先在于，“你看不见我”，因而“我们相隔如重山”。当然不是真的看不见，它隐喻为你不能或不愿接受这如火般炽热的爱情，那么，“我”也许被自己点燃的这场火焚毁、“变灰”，或者在爱情以外的其他事体中重获新生，但就爱情而言，这无疑是“我”玩火自焚的灾难。这一章中大量出现各种悲剧性的转折词，“虽然”“不过”“却”“即使”“只是”，等等，它们一起营造了浓重的“灾”的氛围。不过，这个层次的灾难还仅只是表面化的。对于每一个你我而言，真正的灾难虽然往往可以在爱情的火灾中显现，但它却不完全在这里，而在更深的地方。“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与“暂时”相对的，穆旦寻求和看见的是永恒——无法把握无法理解的“上帝”。看见与看不见，蜕变与成熟，爱情与哭泣，变灰和新生，一切都不由我们自主，上帝操纵着一切。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①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一切造物都是造物者的造物,尤其“你”、“我”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那么,上帝玩弄我们也就是玩弄他自己。“玩弄”一词在这里与其说是怨恨与斥责,毋宁说更是无可奈何。正如穆旦在另一首诗中的表白:“春天的邀请,万物都答应,/说不的只有我的爱情。……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你只有高兴,你只有等”(穆旦《春天和蜜蜂》)。

总之,第一章是相当独立的一章,它暗示了爱情和爱情的悲剧性,并由此升华到对生命存在的思索。其中,人的生理自然(成熟的年代)、爱情的孤独(相隔如重山)、上帝的永恒与人的有限生命(暂时的你)等题旨均已导出,并在以后各章中承递。第二章则从第一章的“自然”处承接,并继续显现上帝的身影。

(二)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从组诗的结构上看,由于第一章是“总论”,那么,本章的起句

^① 参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部分,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版。以下有关内容皆出自此书,不另注。

既是接着第一章，也是重新开始：从“你我”的诞生开始。所谓诞生，即上帝造物、造我们的那一刻。对“你我”而言，这是最原初的开始。“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暗指上帝以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我们成长，并最终难免一死，耶和華上帝知道亚当也吃了智慧果之后，对这个第一个罪（原罪）的惩罚是，他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又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華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去生命树的道路。于是，我们的诞生、成长，最终是在“死底子宫里”，不可能从死亡的黑暗中解脱，因为“生命树被剑守住了”（穆旦《蛇的诱惑》），我们无法永远活着。此章中“变形的生命”同样有着基督教背景。《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中的“创造的另一记述”中说，有雾气从地上腾起，滋润遍地。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后来耶和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于是让亚当沉睡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就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跟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穆旦诗中所谓“变形的生命”也许就是暗示这样一个被上帝抽去一根肋骨——因而是残缺的、变形的男人。他必须通过找到那根被抽出的肋骨（爱情、女人、妻子）并与之连合，成为一体，最终才可能完成自己，否则他就永远是个“变形的生命”。这样在组诗结构上，这里就暗中在爱情主题上与第一章相应。于是在本章的后四行，诗人接下去开始一种寻找爱情（肋骨）以完成自己的尝试。“我和你谈话”，“相信你”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那个唯一的女人（我的肋骨），“爱你”。（从结构上看这里于明处在爱情主题上与第一章相合）然而悲哀、痛苦、迷惘随之而来：上帝似

乎有意玩弄我们，“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这就导致了无数的难以辨认的可能。当试图分辨和寻找某个目标时，丰富就成了混淆，有了易错的危险。在不断添来、出现的“你我”——男男女女中，在无数的可能里，这种丰富的确非常危险：谁知道有没有把别人的肋骨当成了自己的肋骨，而尤其是“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我们再从结构上看此章在组诗中的位置。首先，它与第一章的主题一脉相承，这既表现在爱情这个主题上，也更深层地潜伏在基督教信仰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中，也就是说，在这两方面，第二章与第一章都紧密相连。而且在爱情这个主题上，如前面看到的，第二章对第一章的衔接既明修栈道，同时也暗度陈仓，双管齐下，稳妥坚固。其次，如果说第一章是总论性质的概括并开始整个组诗，那么此章则是再度开始。既然以爱情为组诗主旨，诗人就必得以阐释爱情的原因为开端，即男人与女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爱情？因为，“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他必须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完成他自己。接下去的第三章同样是对爱情起因的阐释，不过角度已经有所变换。

(三)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在写爱情产生的起因上，此章与第二章相同。不同的是，本章采取了自然世俗的人之本性（饮食男女）的角度，而前面第二章则是超自然的神性角度。此章因此不但承接了第二章，也承接着第一章中的“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年代”在此章中被具体点明为“年龄”：“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既然从自然的生理本能处写爱情的起因，此章中大量运用了与自然相关的词语：年龄、野兽、颜色、芳香、丰满、春草、草场。前四行显然是写人的生理本能、性本能。人性中有兽性的一面，所以诗人得以把性本能贴切地喻为野兽，不过这种喻法不算稀奇。诗人用字的功夫体现在“小小”二字上。它之所以必然是“小小”的，是因为要它可爱。它可以让人联想起小小宠物，不过宠物似乎也太大了。诗人再把它弱化为春草。这里的“春”于是不仅仅只是季节时令上的春了，它同时可以暗含着性的意味。这个字在此处有极妙的含混效果：它可以同时容纳从最纯洁高尚到最低下卑俗的联想。小小宠物（野兽）也好，春草也好，它们还只是铺垫。更可爱的是，“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你的生理上的成熟和觉醒。颜色芳香如果还有点平面化的感觉，那么“丰满”则呈现为一个立体的“你”。从凶猛的野兽到柔弱的春草，可以看出穆旦处理生理性本能这个危险的题材相当谨慎。他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它予以无节制的赞美。否则，那倒真是替古人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下注脚了。而且，穆旦更巧妙的地方在于，野兽是动物，春草是植物，而你（及我）是人，即是说，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之物，以及它们的自然蜕变都被诗人的视线扫过，而笼为一体，并落于性这种本能的最初发动。一切的生命与活力均与此有关。诗人就这样从一切生命的根本处思考和说明着原因。

当然，纯粹形而上的思考和演绎不是诗人的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具体而要有用的，它必须随时回到处在爱情的困惑中的“你我”身上。所以本章第四行写道：“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这里的“疯狂”映照前面的“野兽”。但由于野兽是“小小”的，那

么这里的疯狂也就被限定了——它被“小小”这条粗壮有力的缰绳牢牢地套住，所以它不会也不可能是难以驾驭而令人恐怖的野兽的疯狂，而是一种可爱的疯狂。这种限定不光是诗人给出的。按照一般的普遍伦理道德眼光，人之为人而区别于禽兽者，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理性也恰恰（甚至更）是人性中的一面，正如兽性（本能）是人性中的一面。诗人不可能摆脱和打破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范式。从这个角度看，“小小”二字总之是他不能不加诸野兽之前的限制，不管它还出自别的什么原因。穆旦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接下去的四行就转入对理性、理智的思考。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而为其埋藏的生命珍惜”。通常，理性（智）提醒我们遵从普遍伦理道德秩序，理智或秩序也往往可以等同于各种已经得到公众认可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可以设想，诗人用来建造“殿堂”的石头，可供选择者甚多，那么，诗人独独选用“大理石”，也许就不是一种随意的巧合——即使仅仅是巧合，“大理石”与理智的大道理之间的吻合也实在绝妙。（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联想也许不算过分）可以肯定，大理石已经有足够的冷和硬，而诗人似乎意犹未尽，还用它建构一座殿堂。这样，大理石的殿堂就暗示着理智的冷、硬、重。于是接下来的对生命的埋藏也就顺理成章。小小野兽、弱柔春草与理智这座既冷且硬还重的殿堂对比，反异常强烈。在情与理之间，“理”的绝对强大足以让“情”绝望。既然如此，穆旦还有什么理由、什么手段把这被理智所埋的爱情接着往下写呢？与前面两句相比，此章最后两句乍看之下显得有些断裂，穆旦的诗思运行至此似乎有点“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为此诗人进行弥补、缝合。在最后两行中，由理智的强大而突然强行扭转到重返此章前面所写的自然、人的性本能，其中埋藏着诗人的特别用意。“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很显然，草场呼应着前面的春草。如果说在前面诗人还没有告诉我们“春草”的数量，那么这里的草已经变为场了。草之为“场”，不但与前面隔行的“堂”谐音押韵，更暗示着春草

的普遍众多。在前面春草(情)与殿堂(理)之间的反差是强烈的。现在,殿堂与草场之间的对比则更撼人心魄:如此冷、硬、重的大理石的殿堂(理智),却偏偏埋不住柔弱但固执的遍地小草(情或者说性本能)。这不能不让人惊讶和欢喜。“惊喜”于是紧紧扣合了前面的“野兽”“春草”“疯狂”“颜色”“芳香”“丰满”。不仅如此,“惊喜”二字也弥合了诗思上的裂缝:“埋藏”之后,似已入绝境,但最后的一片草场让诗人的诗思也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又一春”了。诗思继续顺畅通达。

此章在本能(情)与理智(理)之间形成了两次对比。

第一次理胜情败,最终的第二次情胜理败。所以,性本能如春草般“春风吹又生”的固执,它事实上反过来巧妙而有力地支持着诗人从自然本能方面关于爱情的起因的思考。也就是说,纵然有普遍道德伦理观念、理智的限制压抑,但肉体的欲望仍然固执有力,而且这种力量大过任何压制,所以爱情的产生事实上有着生理本能方面的强大动力。穆旦后来在一首诗中正是如此这般地直接歌颂肉体,并将之与压制它的“思想”相对照:“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笛卡儿说:我想,所以我存在)/但什么是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保护的,/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摇吧,缤纷的枝叶,这里是你稳固的根基。”(穆旦《我歌颂肉体》)这样,在这个组诗中,爱情的产生至少在理由方面显得充足而完满:有了超自然的神学原因,也有了自然本能的充分依据,爱情的发生便势所必然,不由自主。于是,第四章一开始就承接第三章的“接触”、“固执”、“惊喜”而来。

(四)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春,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此章一开始的“拥抱”承自上一章末尾处的“接触”。不过，这里的拥抱，与其视为一个动作恐怕还不如看成仅仅是渴望。至少，它不是指获得爱情之后那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拥抱仅仅是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所谓言语能照明（说明）的世界，指向此前的两章，即第二、三章中诗人对爱情产生的原因的说明。显然，无论怎样清楚地——即使有如论文般的逻辑推理的清晰——说明了爱情必然产生的原因，但这种清晰的说明却并不能保证获得爱情。所以，“拥抱”仅只表明对爱情的渴望而已，正如诗人在同一时期写下的另一首诗《春》中的诗句一样：“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在我们的世界，既然有言语所能照明的部分，也就必然还（更）有言语所不能照明、无法用言语解说的部分，那是可怕的未成形的黑暗与神秘，是无数可能和不可能胶着，是我们永远的谜。“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穆旦《春》）。也就是说，那未成形的可怕的黑暗正是我们的肉体，“因为它的秘密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穆旦《我歌颂肉体》）。诗人虽然可以从神学和自然本能两方面知道爱情的起因，但令人苦恼的是并不能因此得到爱情。言语交谈解不开肉体（爱情）这个永远的谜，照不明那里的黑暗，说不清其中的缘由，它们是言路道断的地方。这里也看到了此章与前两章的关系：“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指向了第二章中的“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无法完成他自己”；而“未成

形的黑暗”则扣合着第三章中的“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而事实上，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自然肉体，其中也均有言语所达不到、照不明的地方。

爱情是两个人的爱情，它最终是一种情感的交流。而“言语”、“谈话”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爱情往往从中产生。正如第二章中写下的“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但言语（言谈）的照明是相当有限的，这是一方面。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还有另一方面，“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有甜蜜的言语，但不知为什么——这也正是言语本身无法解释的——却未生即死，死于出口之前，“我的话还一句没出口，/蜜蜂的好梦却每天不同”（《春天和蜜蜂》），其结果是，“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从本章开始处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的拥抱，到这里，成了言语所不能照明的世界里的游离。拥抱是接触，游离是分散。不过“拥抱”既非爱情的获得，游离也不是决裂式的分离，而是有无数可能和不可能的混乱的未知。自由往往是混乱的，反过来也一样。就爱情而言，自由与混乱中可能带有难以说明的忧伤和焦急，但它仍然是美丽的，因为它还不是绝望。“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包括言语所能和所不能照明的，那么，“你只有高兴，你只有等”（《春天和蜜蜂》）。接着的第五章则承之而从时间与等待开始，继续爱情的艰难旅行。

（五）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
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
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
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